





世說新語

任誕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

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

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舉扇于海內至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

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

世說新語卷七



隸校尉用心甚正朝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

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

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

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

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賢執政絲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

於太租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

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

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

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

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

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公注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愧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議之各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

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官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在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

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隙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開步兵厨

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

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墟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非復人情

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

死、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

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

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詣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

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

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喭畢、便去

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

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

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

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醖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

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

梧斟酌以大鑿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

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

裴成公婦王戎女主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

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

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玉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

也。故乎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插或謂和嶠曰：卿何

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擺、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克乃啟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

祖遺遂

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

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

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

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

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斟

市井笑語



嗚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仕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嗚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木是遊

蕪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性自適無求當杯酒

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

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讎間取飲之王者謂是盜執而縛

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讎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數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本謂忘名乃令此言子載



此故有致

未聞嵇所作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閨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談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



達人先須去  
怨周顛謝胤  
何乃以色為  
達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  
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顏無怍色有司奏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免顛官詔特原之  
千里一曲

太真賄耳奴  
傾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典書曰嶠有僞助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  
色立朝百寮嚴憚

貴遊子弟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  
莫不祇肅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  
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音陽秋  
曰初顛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  
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  
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

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詩亦爾衛永  
已見



為卒計誠無踰此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典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美、仙、到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各士時賢

大亡賴

世說卷七

任說

十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

間為洛市肆工、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鳴鶴舞甚佳、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相子野家、伊已謝鎮西

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

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

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憤著帽、酣宴半坐、乃覺

未脫、衰、尚書謝衰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先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

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

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相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

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

至司徒從、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温去與債主戲。鮑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郭子曰：相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鮑，鮑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着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視，擲必虛，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焉。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

至半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郵縣，遺心細

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鮑大妹名女皇，適殷浩。

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相宣武云：恨不更有

一人配卿。

相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能甍屬

此見鄒雅收乃可川

王子猷詣鄒雍州

中興書曰鄒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

美頤頤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

見有甍甍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

還家鄒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

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

鄒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



功字作初  
屬下句

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  
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  
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相  
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  
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  
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  
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  
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

烏樛不知何  
物常是標

當之鎮刺史相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  
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  
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  
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  
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樛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  
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  
餘食雖復管署壚肆不以爲羞相溫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太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途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謐薨於益州

相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

何遜為

祖嶽正員郎父礪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

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

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

和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時人謂張屋

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謀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鴿袁山松出

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相宣武為王車騎集別王洽已見

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



此註卽是挽  
歌事始博洽  
乃爾

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  
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門

人何乃頓爾至致有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

也有不可平譙子曰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

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

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

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

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人銜

枚執樂喪者耶按莊子曰縛謳所生必於斥著

司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

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

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

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  
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  
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  
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



大是佳境

此自遠同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答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

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

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佳境乃在末語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相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相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抑玄為素官。

往看相，相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



來、相、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棺、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發、未、嘗、不、靈寶玄小字也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  
至、嗚、咽、有光照室善古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  
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  
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  
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音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嘜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死。王氏譜曰厥字伯輿瑯邪人父蒼衛將軍厥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倡義使諭三吳厥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厥反喪服厥大怒即日據吳都

討厥厥敗不知所在



簡傲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

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

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

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

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

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

室久之，乃謂渾：清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渾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

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

昭用公榮梅  
補公燕

卽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  
稽之雄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  
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  
弟所囑問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吕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  
安守中懷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康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  
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征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  
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貴如此

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  
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請劉道真是其一



北人凌傲有  
此強上陸自  
在才高說刻  
道真者

此鵲子何足  
以辱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  
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  
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  
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  
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請和上  
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卜望之便歛  
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相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先粗經虛懷而

乃無異常及相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

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  
小字奕弟每日

相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

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憤嘯詠

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

謝矣以不受  
駕馭遂以勝  
嘉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  
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  
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籃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箸

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  
君疾癡君疾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

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子猷穢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

亦似小說書

王子猷作相車騎騎兵參軍相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按徽之為參軍蓬首

散帶不綜府事

相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

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

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

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

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

如作滿三字極得情態何必爾



此語猶今諺  
云他不作准  
你

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庭  
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  
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相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  
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  
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

甚器愛

隱士指安  
時未出任

慢意可掬

辭極世情以

說筆是別字

鼠輩非

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  
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  
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  
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  
暇坐既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  
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  
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  
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

曹平北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

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

兄弟所遭不  
同達叔自堪

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  
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  
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  
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

對孫權見而奇之仕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

世說卷七 排調 二十五



恪發端殊未見致

吳坐中相遇按張昭字子布仕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咄咄

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

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

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

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

遲望鄉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

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

今人叫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遙

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

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人仕光祿

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

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誤語乃得佳  
遂為口實此  
王子敬画蠅  
也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栳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逸士傳曰許由為堯

所讓其友巢父責之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顛穎川

荀寓溫顛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武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

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詵晉百官名曰劉詵字文生

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詵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

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誦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

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誦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襲司空此數

子者或審喫無宮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謹諱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餒或頭如巾



壑杵

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合膠

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

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

顯頰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

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

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

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

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

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

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料

鬚插牙齒眸子搗光雙顴隆起勿至出入之間

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

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

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筭恰以代

綢旨味非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汗黑歲

莫年過曾不自悔子狀我於形容我賤子平意

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

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

家永見封植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成

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

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

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

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

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廊然離欲志凌雲

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



澆溽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  
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  
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  
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喟然深念、而對曰  
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  
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  
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  
吾爲介節、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  
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  
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  
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  
偶、子不如太原溫頤、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鄉  
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寒喫無  
宮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

智、譁或口如含膠、銜或頭如巾、壘枵而猶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滄得  
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  
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圖、譬猶鑿池抱壘  
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  
石間、饒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髮、垂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  
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此豈婦人所  
宜言寧不啟  
疑恐賢媛不  
宜有此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  
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王氏家譜曰、倫、字  
太冲、司空穆、侯中  
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  
如也、爲老子、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



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  
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

令其語以其竝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

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

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

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

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不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

明日與王賧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

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皇子

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雲間日下者荀字從日陸名曰雲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冷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好媠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

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世說卷七

真長故不虛丞相

伯仁空洞地

二說皆有理為伯仁難



此定誤作真  
長或是道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

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

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摻神記。孔氏志怪曰：寶

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

蒸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

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

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摻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

云有所感起是也。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源，趙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史書趙盾殺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惡受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

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

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

世說卷七

排調

三

意似說其欠  
直率



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

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栢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栢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栢都不語

此賊終健

此各不妨兩出

世說卷七

非謂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革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相、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似醉不醉語  
如維

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

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靈已見、婦人集載、相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

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

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

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此捉鼻似矣

世說卷七

排讀

三



不決不淺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  
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

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

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相公司馬于時人有餉相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棘宛其葉名小草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概鋒偶到故  
不可忍然足  
成終身大隙



有愧色。相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于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史在結証  
不如矣

也踰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相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婢隅躍清池，相問婢隅是何物？答曰：蠻



名魚為姬隅相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

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

詩曰角枕粲今錦衾爛今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恢按

尚廬陵長公主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

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

何物詔取味  
方言難解

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相公既發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寧

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温自廣陵還始孰過京都以皇太后

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相公拜相驚笑曰安石

海西公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郝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

郝曇王修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

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也不知相公德

鼎楚國所鈞之象足以為九鼎也世說卷七



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

蒼梧太守討王舍有功封典道縣侯憑時年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相公坐相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相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相甚諱之豹奴

相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是形時似是神相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觀此知壬泥不為風流所與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

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巳。郗倉謂嘉賓曰：公今

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

融字景山，嵇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

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

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任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

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

千里之駒，沉沉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滂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可二語易位乃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挑

之汰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啟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顛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

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怕任之

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怕，故以此激之。

范啟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

平公官可稱甚多。



餘潤、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

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惜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

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

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

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

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答，韓

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

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

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得此處用不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謝玄

已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

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遇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

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川黑貂之裘弊

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

機嫫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其

衆秦之昆弟妻嫫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嫫曰

何先倨而後恭嫫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

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

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颯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

破冢洲名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在華容縣安記曰

行人安穩布颯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泰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沈醜而才國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  
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樓恒半露問之亦  
驗又食鶩炙知黑白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  
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  
王咨議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

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朗大患之次復  
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  
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問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

顧長康噉甘蕉先食其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

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壻曰王敦相溫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臠，便已足矣。」

相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相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相曰：「矛頭淅米，

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相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

卿。」尚書太傅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世說卷七 排調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  
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  
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  
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  
忤色相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  
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將軍且勤學問

相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相  
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相曰王

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  
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

道故曰顧  
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請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晴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  
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  
至護軍長史

相玄素輕相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

崖相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  
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

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



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

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矧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

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 輕詆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

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銜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

兩可之辭

此言得其深

偶然語亦難定謂無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晉書載洋傳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燦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收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

相已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克兒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

此得註不得所以

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

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偽木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見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口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



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志，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據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微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轆，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

此殊不近，輕詆大都是，縣令沈充意不足，重出

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

曰：金昌訪之者，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褚公，雖素有重名，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糒，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虎憤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

言其真如狔，狔耳。



亦國之嘆何  
必年注

以有謂真長  
以此者為人  
自知

此語亦有情

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憤、彪之小  
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  
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  
榦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

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大雅詩毛公注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

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

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嘗、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